

● 当代名作家报告文学集

蜕变

● 李存葆 王光明

TUI
BIAN

- 大王魂
- 老梨树与退伍兵
- 品绿东陌堂
- 沂蒙九章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蜕变

李存葆

王光明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蜕 变

李存葆 王光明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30号)

天津市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10 1/8 插页 3 字数 242,900

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7-5306-0943-2/1·854 定价: (平)7.65元
(精)12.00元



李存葆，当代著名作家，1946年生于山东五莲县，1961年初中毕业，1964年入伍，1970年从基层部队调济南军区文工团从事专业文艺创作，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1979年以来，发表一百三十余万字的文学作品。其中篇小说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、《山中，那十九座坟茔》在全国第二届、第三届中篇小说评奖中夺魁。他参加电影《高山下的花环》的改编，在全国第五届电影“金鸡奖”中获最佳编剧奖。其小说作品被译成美、英、法、日等十几个国家文字，其写大陆书画家的散文被海内外报刊多次转载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，济南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。



王光明，1946年2月生，山东乐陵市人。1965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，1970年至1990年，从事编辑工作，1991年迄今，为省作协专业作家。在文学创作中主攻散文、报告文学两种体裁，于写作时，不愿广种博收，追求的是“单位面积产量”。所写作品曾20余次获全国、全国性刊物以及省内文学报刊的奖励。散文代表作有《钻石，你在寻找谁》（被选入全国小学课本第八册）、《紫石街漫笔》等。为全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。

目 录

大王魂	(1)
蜕变	(88)
老梨树与退伍兵	(101)
品绿东陌堂	(112)
胶东第一村	(122)
胡家楼传奇	(134)
沂蒙九章	(141)

附：

《大王魂》缀语	(308)
《沂蒙九章》小叙	(310)
惊心动魄的壮美	刘白羽(312)
历史阵痛中的艰难跋涉	周政保(316)

大 王 魂

山东有个广饶县。

广饶县出要饭的。

广饶曾因要饭在山东讨得了它的知名度。

那是六十年代末、七十年代初的事了。当时每届地净场光，在济南的曲街幽巷，潍坊的偏居狭间，青岛的港湾津浦，胶东的坊瞳里脊，甚至在贫瘠的沂蒙山区的崮岭岗壑里，惯常看到一批接一批的讨饭人群。他们中有青壮年，老支书，大闺女，小媳妇。这些讨饭人手持村党支部的介绍信，穿戴大体齐整，看上去轻松自如，并无羞涩，宛如走亲戚，访朋友，赴庙会，赶大集。他们乘火车、搭汽车，南跑北颠，如闲云野鹤，游哉悠哉。他们善于捕捉信息，哪里丰年歉岁，何处慷慨吝啬，全然了如指掌。他们把讨得的热馒头新饼子随时吃掉，而将陈窝头酸煎饼之类集中起来晾干，再磨成粉当饲料卖掉……那年头，讨荒要饭，不足为怪，但象这种达到“专业化”、“职业化”水准的讨饭队伍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。这些讨饭人无不声称是“广饶的”，于是乎，由生到熟，日积月累，广饶一度芳名远播，声盖齐鲁（当我们在广饶实地考察时方得知，当年那帮子讨饭队伍不尽是广饶人，其中也杂有其左邻右舍诸如垦利、利津、沾化等县的人民——他们不过是凭借广饶因穷而获得的知名度而已）。

一九八七年夏，我们应文艺界朋友之邀到东营市参观，短短

的行期结束时，市长李殿魁建议我们到该市所辖的广饶县大王镇去看看。他介绍说，大王镇是鲁北五区（聊城、菏泽、德州、惠民、东营市）第一个过亿元的镇，省委负责同志盛赞它为“鲁北平原一枝花”……

要饭之县冷不丁冒出个亿元镇，实为我们始料不及。于是我们一进大王，当镇委书记马洪勇向我们介绍大王近代历史沿革时，想不到这大王竟还有那么多在全省、全国乃至全世界堪称为“第一”的东西：

这里存有陈望道先生首译的第一版本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；

这里有中国最早的第一批农村党支部；

这里曾是山东出国民党将军的第一镇；

这里曾有全国乃至世界的第一口“大锅”；

……

老练的捕鱼人在水边瞄上几眼，观水纹涟漪，便知该不该撒网。我们虽不是有经验的采访者，但初步判断，大王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储藏着丰厚的文学矿藏……

仲秋时节，我们二进大王，再作历史的寻访。我们这才清晰地感到，大王赭黄色的土地犹如一部卷帙浩繁的大书，有着读不尽的深奥。

行行复行行，隆冬时节我们三进大王，贪婪地读着它现代史、当代史的每章每页，力求读懂它的加重点和着重号，在历史与现实的断层上去寻找过去、今天与未来的铆焊点……

第一章 幽 魂 篇

长十八厘米，宽十二厘米，平装，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

身像——这就是曾珍存于大王的压镇之宝——被誉为“共产主义歌之歌”的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文首译本。

此书为陈望道一九二〇年初所译。为不伤马恩两翁书之原义，陈氏呕心沥血，焚膏继晷，数易其稿，始译成这煌煌经典，于一九二〇年八月首印千册，很快售罄。开国后，中央有关部门曾多方征集，均以未获此首译本而大憾。今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所陈列的系浅蓝色书面再版本；中央编译局所藏本亦然；中央档案馆所藏乃三版本；唯北京图书馆所藏是首译本，但无封面，惜哉残缺。经各方专家鉴定，大王所藏乃稀世珍本也。

此书现存广饶县博物馆一特制书篋内。一进大王时，我们怀崇敬之情，欲一睹文献风华，却因珍本为岁月剥蚀，纸页含酸脆弱，难再展示，只在博物馆橱窗内窥得其模具式复制物。或许当年印刷排版之疏忽，此书封面误印为“共产党宣言”，封面错则错矣，然我们可不加思索地吟诵出书中的第一句话：“一个幽灵，共产主义的幽灵，在欧洲大地上徘徊……”今读大王镇一九五八——一九七八“大锅饭”史，却不得不痛楚地写下：“一个幽魂，假共产主义幽魂，在大王上空游荡……”

在李延年将军的家乡， 历史的尾巴竟拖得很长很长

——本文主人公之一李培义

终于，我们结识了流经大王的笔直的阳河。

毋庸稽考州史县志，我们便断定这是一条古人开凿的泻洪河。它百尺一弯，半里一拐，斗折蛇行，艰难地由南而北蹒跚游挪，漫过一望无际的旷野，注入渤海。令人费解的是：阳河在他县他乡是那样弯曲，而在大王竟是这般笔直！

阳河两岸昔有民谣曰：阳河本是九十九道弯儿，直开一道弯儿出一个县官儿。河两岸还流传着一个令人解颐的故事。古时

夏秋之间，广饶一带辄有洪水泛滥，需凿一泻洪河，拯百姓于水火，解黎民于倒悬。历任知州县尹均为此搜肠刮肚无计可施。凿河占地，地归私有，一垌一方，皆有其主，河线画何处，乃是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的麻团。到了某朝某代某年某月，终有某知州眉头一皱，生出妙计：阳河流向大致匡定后，遂令各县皆备犁杖一具，黄牛一头，瞎汉一个，令瞎汉鞭牛扶犁，信牛由缰，只要不是南辕北辙，犁在何处就在何处凿河，芸芸众生倒也听天由命。于是，弯弯曲曲的阳河便在瞎汉的犁杖下诞生。

那时，阳河对大王特别钟情。与大王接壤的周围，或沼泽泥淖，或荒滩盐碱，唯大王土肥水美，地灵人杰。解放前，大王百姓曾有顺口溜道：北有李家桥，南有大王桥，李家桥的狮子数不清，大王桥的将军真威风。大王的李家桥出文官，明清以来，曾出过一门五进士，父子双进士，故而石狮把门，光祖耀宗；大王桥出武将，国民党著名的“三李”之李延年、李玉堂上将就出生在这里（另为李仙洲）。据统计，大王有黄埔、保定军校生凡四十六人，其中授将衔的为十三人。然而这些权显势赫的文官武将，均不能以德报德，将布恩于乡亲的阳河直开。

一九五八年，人民公社化运动闹翻了神州。珍存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大王自然要独领风骚。山东省委庄严宣布大王为“共产主义”试点公社……六十年代初那场至今想来仍令人不寒而栗的大饥馑过后，公社一级核算在全国纷纷解体，鉴于大王是山东农村党组织最早的发祥地，仍有人执意不撤这“共产主义”的点。于是这口独一无二的“大锅”，仍在死熬硬撑。到了一九七六年，人民公社三级核算也已山穷水尽，而一级所有的大王为显示其“一大二公”的优越性，来了个“回光返照”，万民上阵，一月之间，硬是把流经大王阳河抻了个笔杆儿直！

大王的阳河直开了，但大王的历史却比左邻右舍多了一段弯曲。

大王的阳河直开了，也没有应“直一道弯儿出一个县官儿”的民谣。不过倒也出了一批当时还寂寂无闻，如今却是名贯大王的“小人物”。现任大王镇企业总公司经理李培义即是其一。

李培义与李延年、李玉堂将军同村同姓同宗。一九六四年，因家境窘迫，十七岁的他初中毕业后辍学回到大王桥，被乡亲们推举当会计。这位被老师和同学公认的高材生，原以为当个小会计只不过是“牛刀小试”，没想到上任当年便“败走了麦城”。

那是一个秋雨蔽窗的夜晚，当李培义把全年的产量报表送到老队长面前时，老队长搭眼一望，骤然生色道：“错了，全错了！赶快找老会计去取取经！”

自信毫无差错的李培义嘴里咕哝着，很不情愿地来到自动撂挑子不干的老会计家，老会计连帐本都不瞧：“培义啊，我早就料到你会作鳖子的……”说罢，老会计一五一十地亮出了“真经”。

为了给“共产主义”的点增辉添彩，大王算产量的方式举世无双：算地瓜，要加上鸡啄的，猪拱的，鼠拉的，人偷的，丢在地里的；算苞米，要算上牛嚼的，羊啃的，鸟衔的，虫咬的，孩子们生吞火烧的；算青菜，既要根茎在内，还要折菜为粮……这种计算法，使“共产主义”的点永远高产、稳产！

老会计传罢“真经”，长“咳”了一声，仿佛一肚子的愤懑全溶进“咳”里面了。

李培义听罢，茅塞顿开。课本上的真诚与现实中的虚假，把他心中的圣水一下子倒进了“龙须沟”。

阳河里岁岁流走希望，年年滋润失望。在这片日渐贫瘦的土地上，“吹牛皮”是收割不尽的土特产。“共产主义”点里发生的事情，比曩时瞎子扶犁定河线还要怪诞不经。

更怪诞的年月接踵而至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灾难，象一头毛蓬蓬的巨熊直扑李延年、李玉堂将军的故里大王桥。五百户

的村庄，竟一下揪出了二百多个“阶级敌人”，一时间，大王桥就象阿拉伯神话故事中所描写的那样，妖魔鬼怪的瓶口骤然被打开了，遍地都是牛鬼蛇神！

平均二点五户摊一个“阶级敌人”，公社革委会仍嫌没有挖尽，责令李培义拿着户口簿过了筛子又过箩：谁人给李延年当过奶妈、管家？谁人给李玉堂牵过马、挑过伏？谁的爷爷曾给李延年的奶奶祝过寿、贺过喜？谁的父亲曾到李玉堂府上喝过酒、碰过杯？……当一个个穷乡亲的名字不断在算盘珠上累加时，李培义惶惑了，迷惘了。整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忠厚乡亲，他们瓜干为粮菜为食，何以生得出这多的毒液？他们破衣烂衫难遮体，怎能散发出那多邪气？

这之前，他在抄家抄来的一堆“四旧”中，偶尔发现了一本印刷精美的画册，是三十年代上海文华美术公司承印的。这本画册，以大量实地拍摄镜头，把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李延年渲染成功德昭彰的英雄。他越看越糊涂，一个深夜，他叫来一位知情老人和年逾六十的父亲，扣死门栓，吹灭灯盏，暗夜中，让他们讲讲李延年。

知底莫过老乡亲。李延年其父饱读诗书，家有良田一顷，辟有当铺两间，读耕商三兼。少年时代的李延年，富有同情心，某年秋割豆，其父让他到地里看护，当他见穷乡亲三五成群俯地捡曝豆时，便故意将一个个豆捆遗抛路旁，让乡亲们一一抱走。这事曾在村里传为佳话，使众乡亲感念不已。青年时代他投笔从戎，就训于黄埔一期，后追随蒋介石渡过漫长的军旅生涯。他曾是抗日将领，临危不惧；他曾是反共魔鬼，欠下血债；大战台儿庄，他浴血奋战（画册上亦作如是说，另有几帧他在他地抗战的照片）；淮海战役，他望风而逃（有《毛泽东选集》为证）；有人说他为官清廉，驻防徐州任警备司令调防时，徐州百姓曾自发捐资修“延年桥”一座，赠“万民衣伞”一把，意为百姓曾受其被荫，出城时，各

店铺门首皆放水一盆镜一面，意为他为官清如水明若镜（画册上亦然）……有人说他“寡人有疾”，是风流情种，应了“自古英雄爱美人”的古训。这位“花将”每至一地，常出没于秦馆楚楼，偎翠依红。在驻防徐州时，他迷上名旦“笏荷花”，与其私生一子，坠入情网不能自拔，多次欲纳此丽姝为妾，因门户不当未遂（这些未见诸画册，然知情人讲得有根有蔓）……他从军后只回故里一次，为祖母贺八秩晋五荣寿，其所作所为，皆为当时乡亲所目睹；当他驱车前往行孝时，距村五里便喝令停车，他脱下将服军靴，换上土衣布鞋徒步进村。身为国民党名将，贺匾喜幛自不会少，蒋介石赠一匾，额题“益寿延年”。陈诚、刘峙、阎锡山、韩复榘等显官贵胄，皆有厚礼遗赠。李延年把诸显贵的贺幛礼品挂置两侧，而将乡亲的轻礼薄赠置放中央。烟气氤氲之中，他双膝跪地，首先接受乡亲的祝贺，对长辈逐一叩头毕，双拳抱胸言称：李某乃一介武夫，于乡里乡亲有何功德，竟叫众乡亲如此捧场，惭愧，惭愧……尔后才接待当地官吏，只施平身之礼……他大摆酒席三天犒赏乡亲，走后又捎来大洋两千，捐为村里办学之资，而其祖母却荆钗布裙，粗茶淡饭……

李培义听罢讲述，又看画册，是软非软，更难分辨，不过有一点他是明白的：李延年功也罢，过也罢，人也罢，鬼也罢，兔子不吃窝边草也罢，老虎拜佛假行善也罢，他就是他，为何却因他而加害这多无辜的乡亲？

当阶级敌人越算越多时，产量竟越算越少了。这年春节刚过，一位三代雇农的老汉手拄拐杖捅开李培义的家门，老人面如菜色，喉咙里象滚着火：“你这当会计的还识数不识数，俺的帐，你年年都给算错！俺仨儿仨壮汉，拿俺当驴当马使，俺全认了，俺问你，为啥俺分的粮食总跟不上无劳力的主户！”

李培义知道老汉家光棍四条，个个能吃，又到断顿的时候了。他忙向老人解释：“大王一级核算，人七劳三，劳占的份子很

少……”

“这七那三俺不懂，俺光知道凭力气挣饭吃！”老汉愈讲愈火，“……你们，你们还不跟那咱的李玉堂，那咱李家雇觅汉，管家先把汉子们喊来，好酒好肉摆上一大桌，敞开让汉子们吃，看谁吃得多吃谁，为个啥？能吃才能干！俺那咱给李家当觅汉，一天四顿饭管饱吃。哎，你们……看看你们……你定准算错了，找上明白人，再给俺算算！算算……”

面对老人的质问，李培义哑口无言，莫说是他这小会计，即使崇尚劳动创造价值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，也难说出个子丑寅卯。

从未出过一笔错帐的李培义拿出老汉家的分配单，愣怔怔地望了半晌，然后自称是算错了，说应该补二十五斤粮食。“真作假时假亦真”，他觉得唯有这样，才能平衡一下他那倾斜的心灵。他早就感到，这长不盈尺宽不足拃的算盘框里，装的是谎言、高调、讹诈和倾轧，而容不下善良、正直、敦厚和坦诚！

李培义把二十五斤粮食称给老人后，把算盘儿猛地朝地下一摔，留下唯一的一笔错帐，决计抛妻离子去闯关东。

一九六八年初春的一个凌晨，天上挂着一弯凄冷的残月，几颗冻得发抖的星星一闪一眨，象泪人的眼睛。李培义肩背蓝布紫花包袱，堵住要为他送行的妻儿，蹑手蹑脚地溜出家门。他悲愤欲绝地来到街心，“刷拉，刷拉……”前后左右，到处都是扫街声，他抬眼一望，村中那狭长的胡同里，已很难容下这二百多人的扫街队伍。越来越萧条丑陋的村里，连个象样的柴垛都没有，扫街人却夜夜不得安睡，承受着无人道的残忍惩罚，做着无效果的机械运动……大王桥呵大王桥，象这般穷揪穷斗穷打穷闹穷吹穷算穷搅穷扫，何处是你穷的尽头？

寒气袭来，衣衫褴褛的扫街人冻得瑟瑟索索。李培义仄愣着身子，躲过幢幢黑影，奔向那弯弯曲曲的阳河小道，身后抛下了

一串曲曲弯弯的叹息……

时隔二十年后的今天，大王桥的乡亲们才得知，就在那扫街队伍日益扩大时，李延年驾鹤西去，仙逝台湾。他的阴魂当然不会知道，瞬间远去的彗星，虽拖着一个不祥的尾巴，但一闪而过；而他留给乡亲的历史尾巴，却拖得很长，很长……乡亲们同时得悉，李玉堂于一九四九年在任国民党驻海南岛守军司令时，曾接到叶剑英手谕，决定率部起义，因事泄未成。一九五〇年被蒋介石杀害于台湾。一九八五年经国务院批准，追认为烈士……历史，开了一个大玩笑！

当我们造访李培义时，他坐在镇企业总公司经理的座椅上，和我们一起为了认识今天而回顾昨天时，不得不把思绪的快车挂上痛苦的倒档。他仍清晰地记得离家出走时，那凄迷清冷的凌晨，那天上的一钩残月、几颗寒星。他闭上眼睛，那“刷拉刷拉”的扫街声，仍在耳畔萦绕，由远而近，由近及远……

在山东第一个农村党支部， 竟演出了荒唐的“枣木杠子乱弹”

——本文主人公之二延金芬

也许我们孤陋寡闻，在偌大的中国，一个剧种为一个乡镇独创独有并经久不衰，恐属罕见。历史上殷实富足的大王曾有过文化上的发达，“枣木杠子乱弹”则是民心高拔的大王所独创独有的乡戏。据考，此曲调发端于清康熙年间。演唱时，乐器以洋琴为主，错琴、三弦为辅，另有二胡、四胡、梆子、碟子等乐器相助，听来优美、婉约而铿锵。乐手身兼演员，虽无动作表演，倒也顾盼神飞。它有曲调七十余种，流传至今者有四十八种。“四十景”、“串九州”、“鸳鸯扣”、“九腔十八调”、“九十六哼哼”便是常用的曲调。演唱内容多为遗传剧目，亦有当地墨客骚人的即兴之作。它因轻装简从，又能“低眉信手续续弹，说尽心中无限事”，而倍

受农家欢迎。解放初期，甜蜜温馨的生活放开了动听的喉咙。那时节，走遍大王的大街小巷，到处戏文如串玉，占尽人间情。一九五七年，大王“乱弹”演出队参加山东省文艺汇演，荣获一等奖。

“文革”中“乱弹”二字犯大忌，这大王的乡戏被处以极刑。当人民被强权钳口，艺术被暴力摧残时，历史老人便会来点儿黑色幽默，给冷酷的人世间加一点儿佐料。

延集村，在广饶一带曾有“小延安”之称。一九二四年冬，山东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这里庄严诞生。一九五八年之前，延集的生活是充盈的，饱满的。到后来，“大跃进”的红旗压扁了谷垛，也压瘪了人们的肚皮，它往日的丰饶只能在县志里或老人的记忆里寻找了。时光流逝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延集的光棍团已逾三百人，一叶知秋，延集是大王的穷中之魁。

延集有十二个生产小队，每逢开春选队长，谁也不愿当那个叫花子头，尤其是光棍最多的二小队，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青壮年都曾你上我下亮过相，轮上谁，谁都象被抓了壮丁。

一九七四年五月，眼看快到麦收时节，二小队的队长、队委还“摊派”不出来。党支部头头从花名册里瞄上“延金芬”三个字，决定抓他的“壮丁”。但仔细一琢磨，又觉不妥。延金芬这小子自恃高中毕业识文断字，又仗在部队里当过教导队的班长，见多识广，退伍回村后，常常话里透邪味，嘴里吐狂言，指东说西，顶顶撞撞，实在是个不服“天朝”管的主儿。让他当队长，岂不是把麦芒往自己眼里戳？但又一合计，豆腐四边，道理八面，搅群的骡子出好活，如争取过来，或许能干出点小名堂。头头们派人找来延金芬，先是假惺惺地表扬了一通，然后才陈述党支部的意图。话未完，这延集最健壮而标致的小伙子猛地站起来，出言就带火药味儿：“队长太小了，要干我就当支书！”说罢脖子一梗，大背头一甩，转身而去。

党支部的头头们再也无计可施。有人献策抓阄，多数人认为

这样有失“共产主义点”的大雅。万不得已，他们决定在二小队实行一次无记名投票的大民主，让群众去逮鱼，逮着谁算谁。

这天一早，党支部在二小队下达了选举令。

会场设在队部偌大而空荡的院落里。几近倒塌的房前，摆着一张三屉桌，屋墙上挂着一块墨迹剥落的小黑板。时近中午，二队的选民们才稀稀拉拉到齐。不过令监选人窃喜的是，“光棍团”的成员们今日倒是格外规矩。往常开会他们总是粘合在一起，挤擦擦，吹口哨，打榧子，不时搞些恶作剧。今天他们夹杂在人群中间，一个个席地端坐，使会场秩序井然。

此时，延金芬慵懒地远离会场，索群孤坐。那副旁若无人、自视清高的样子，一如往常。监选人把巴掌大的毛头纸——分递到选民手中。“光棍团”的成员大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，生锈的笔此时派上了用场。他们先是写罢自己的选票，接着又主动替不认字的乡亲代劳。很快，选票被集中起来，反扣在三屉桌上。唱票员拖着美丽而悠长的尾音开始唱票：“队长，愁——二月……”监选人一窘。

唱票员接唱道：“妇女主任，絮——咕啵……”监选人一愣。

唱票员又唱道：“会计，瞎——拐棍……”监选人一惊。

会场上传出窃笑声。唱票员唱起来第二张票，仍是愁二月，絮咕啵，瞎拐棍。

监选人忙把手一挥：“停！”

唱票员道：“票才唱了两张，谁知猴子出在哪山上！”说罢又摇头晃脑地唱了起来。

随着小黑板上三位被选公民“正”字的增多拉长，沸沸扬扬的会场笑成了一个蛋。窃笑大笑狂笑傻笑，笑得前仰后合，笑得天旋地转。

被选为队长的愁二月，系某公民的乳名，他本是个低能儿，吃饭不知饥饱，说话含糊不清，出门难辨东西。